

Alfred and Emily

Doris Lessing

Alfred & Emily

我的父亲母亲

[英] 多丽丝·莱辛 著 匡咏梅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母亲/[英]莱辛著;匡咏梅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3.1
ISBN 978-7-5442-6386-3

I. ①我… II. ①莱…②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104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8-304

ALFRED AND EMILY by DORIS LESSING
Copyright © 2008 by DORIS LESSING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IMITED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2013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.

我的父亲母亲

[英]多丽丝·莱辛 著
匡咏梅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许韩茹
特邀编辑 邢 程
装帧设计 金 山
内文制作 博远文化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70千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386-3
定 价 29.5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我的父母都很了不起，尽管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。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精力充沛。此外，他们都深受一战之苦。父亲的腿被霰弹片击中，之后只能装上木头假腿，终其一生，他都没能从战争造成的伤痛中复原。六十二岁去世，一个老头儿。死亡证书上填写的死亡原因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母亲的挚爱，一位医生，溺毙于英吉利海峡。她一直没能走出痛失所爱的阴影。在本书中，我努力设想：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，他们的人生会是何种模样。

写父亲容易。他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农村长大，从小跟农场主的孩子玩在一起，一辈子就想当个农场主——在埃塞克斯郡，或者诺福克郡。他并无财力在那里买下一家农场，所以，我在本书中让他如愿成了一名英国农场主。他擅长运动，尤其是板球。

四年战争期间，母亲都在当时位于伦敦东区的古老的皇家惠民医院护理伤员。三十二岁那年，她当上了圣乔治医院的护士长。那里在当年是数一数二的大医院，原址上如今是家旅馆。一般来说，女人得过了四十岁才能当上护士长。她做事雷厉风行。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老爱开玩笑说，假如她留在英国，准能去管理妇女机构，

或者像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一样，成为改组医院的鼓动者。在音乐方面，她也很有天赋。

那场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，强占了我的童年时光。对于那些发生在战壕中的事情，我犹如亲眼所见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在尽力逃脱那可怕的遗赠，努力获得自由。

此时此刻，在书写他们、设想他们没有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如果能遇到当年的阿尔弗莱德·泰勒和埃米莉·麦克维，我希望，他们能够认同我给予他们的人生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 1

第一部分

阿尔弗莱德和埃米莉：一部虚构的中篇 3

第二部分

阿尔弗莱德和埃米莉：两个人的真实人生 133

写在前面的话

我的父母都很了不起，尽管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。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精力充沛。此外，他们都深受一战之苦。父亲的腿被霰弹片击中，之后只能装上木头假腿，终其一生，他都没能从战争造成的伤痛中复原。六十二岁去世，一个老头儿。死亡证书上填写的死亡原因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母亲的挚爱，一位医生，溺毙于英吉利海峡。她一直没能走出痛失所爱的阴影。在本书中，我努力设想：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，他们的人生会是何种模样。

写父亲容易。他在科尔切斯特附近的农村长大，从小跟农场主的孩子玩在一起，一辈子就想当个农场主——在埃塞克斯郡，或者诺福克郡。他并无财力在那里买下一家农场，所以，我在本书中让他如愿成了一名英国农场主。他擅长运动，尤其是板球。

四年战争期间，母亲都在当时位于伦敦东区的古老的皇家惠民医院护理伤员。三十二岁那年，她当上了圣乔治医院的护士长。那里在当年是数一数二的大医院，原址上如今是家旅馆。一般来说，女人得过了四十岁才能当上护士长。她做事雷厉风行。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老爱开玩笑说，假如她留在英国，准能去管理妇女机构，

或者像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一样，成为改组医院的鼓动者。在音乐方面，她也很有天赋。

那场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，强占了我的童年时光。对于那些发生在战壕中的事情，我犹如亲眼所见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在尽力逃脱那可怕的遗赠，努力获得自由。

此时此刻，在书写他们、设想他们没有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如果能遇到当年的阿尔弗莱德·泰勒和埃米莉·麦克维，我希望，他们能够认同我给予他们的人生。

第一部分

阿尔弗莱德和埃米莉：一部虚构的中篇

一九〇二年

上世纪初年，漫漫长夏的太阳预示的只是太平和富庶，繁荣和幸福就不必说了。阳光永远灿烂，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夏日之类的事情。既然无数回忆录和小说都言之凿凿地如此这般描述，那么我很有理由断言，一九〇二年八月的那个周六下午，朗格菲尔德村一定阳光灿烂。埃塞克斯和萨福克联合银行正在那里举办年庆，地点是租来的一大片田野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农场主雷德韦都会把自己养牛的地方租给银行使用。

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热点。田野的尽头，兴奋的叫喊声表明孩子们正在那里游戏。橡树下面，支起的简易长桌上摆满了各种吃食。而最吸引眼球的还属板球比赛，大部分看客都聚集在那些白色的人影周围。高大的榆树将田野分成两块，整个比赛场地几乎都被树影遮住了。而在大树的另一边，被圈起的奶牛注视着比赛的进程，下巴若有所思地上下动作着，好像说闲话的碎嘴婆。选手们身着雪白的球衣，一天下来，衣服脏兮兮的。他们知道自己在这个夏季节日中的分量，心里明白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——包括那些镇上来的人，他们俯身在栅栏上，唯恐被这盛况落下。

在离板球场地不远的地方，草地上铺了坐垫，上面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女人，脸庞红彤彤的，显然不禁热。旁边是一个长得小巧玲珑的姑娘，她的女儿。另有一个姑娘此刻正探身向前，眼睛看着莱恩夫人的脸，听她说话。“亲爱的，跟你爸爸吵架，问题挺严重的啊。”

恰在此时，有个年轻人走上前来，拎着根球棒站到了门柱前。漂亮女人倾身朝他挥了挥手，他回以微笑，并朝她点了下头。这年轻人英俊得令人侧目，肤色黝黑，体格健壮。一阵静寂，表明他站在那儿非比寻常。投球手投出一个球，这位击球手轻松地把球击到一边，角度完美。

“嘘，”玛丽·莱恩说，“等等，我想看看……”

戴茜，那个小个子姑娘，已经将身子探了出去。埃米莉·麦克维，另外一个姑娘，这会儿也在看，却有点儿心不在焉。因为激动，也因为下定了决心，她满脸绯红，不停地瞄着身边年长的女人，盼望得到她的关注。

又一个球快速地朝这个漂亮的年轻人飞去，又一次准确无误的击出。一阵掌声响起。

“漂亮。”玛丽·莱恩说，想拍巴掌，但投球手已经开始向前跑了。

一次……又一次……一只球滚落到她们坐的地方，守场员跑过来把球捡回去。比赛一局局进行，零星的掌声几次响起。年轻人击出一个远球，球几乎飞到了儿童游戏场地。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茶歇的时间到了。简易长桌被包围起来。一个女人站在茶壶边，斟好茶水递出去。

“我想喝一杯，戴茜。”母亲说。姑娘跑去排队。

这会儿莱恩夫人想起来了，埃米莉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问她，于是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她，说：“我真觉得，你并不清楚自己在这条路上会遭遇什么。”

莱恩夫人是个说话有分量的女人，一个关键时候能帮上忙的朋友。她已经向六七个人打听过埃米莉·麦克维这个决定的前途了。

那姑娘不听她爸爸的话，跟他说，不，她不想上大学，她要去当护士。

“去当个下人中的下人。”莱恩夫人在心里嘀咕。姑娘的决定让她吃惊。

她跟约翰·麦克维很熟，认识他们全家。埃米莉在学校里的出色表现，她打心眼儿里欣赏，其中还掺杂着些许遗憾：自己的女儿没有埃米莉那么聪明、出色和主动。两个姑娘要好，别人总觉得惊讶，因为她们之间是如此不同。一个羞答答不起眼，看上去弱不禁风；另一个行事果断，有主意，凡事一马当先，在学校里是女生头儿，拿奖轻而易举。埃米莉·麦克维，小个子戴茜的朋友和保护者。

“我知道自己能行。”埃米莉平静地说。

“可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”莱恩夫人正要问，却见那个一直赢得掌声的年轻人朝她走了过来。她探身亲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干得漂亮。哦，真是漂亮。”

这里面有点故事。

他接过戴茜递过来的一杯茶和一大块蛋糕，在朋友莱恩夫人身边坐了下来。莱恩夫人可是看着他长大的。

兄弟俩个，老大叫哈里，深受母亲宠爱。母亲出了名的爱抱怨，盖因男孩的父亲，一个憎恨自己工作的银行职员，只要得点空闲，

就泡在教堂里弹管风琴。她觉得他明摆着就没想往上爬。这当父亲的不上进，倒是大儿子，学校还没毕业，工作就找好了，这种事大多数男该可是连想都不敢想。老二也是个聪明孩子，考试小菜一碟，拿奖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是，当母亲的就是不喜欢小儿子阿尔弗莱德，至少表现得不喜欢。

在那个时代，打孩子被认为是理所应当。所谓“孩子不打不成器”。话虽如此，莱恩夫人还是在一旁看得心有余悸。她也是银行员工的家属，高级职员太太，但她的丈夫也是教堂的台柱子，本地的活动参与的只多不少。阿尔弗莱德不受母亲待见，大伙儿心里都清楚，背后免不了说闲话。出于同情，大家凡事都照顾他些。他对学校里的事情谈不上有多喜欢，在运动方面倒是很擅长，尤其是板球。大约一星期前，他刚过完十六岁生日，按说还太小，不该混在大人堆里玩板球，可他愣是上了场。如果莱恩夫人能花力气说服说话有分量的人物，他也许早就有机会展示自己了，可谁又知道呢？阿尔弗莱德的母亲坐在观众当中，儿子表现得很好，别人向她道喜，她一副不安的样子，显然是觉得只有另外一个儿子才当得起这么多表扬。

现在，阿尔弗莱德有机会展示他的球艺，莱恩夫人打心眼儿里高兴，为了他，也为了自己。她不知说过多少遍了，她喜欢这孩子，就像他是自己亲生的，若真的是就好了。对于阿尔弗莱德的母亲，她讨厌得不得了，可是，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彼此都认识，她不能老把这一点表现出来。

“阿尔弗莱德，”她一边拿当天的活动日程单扇风一边说，“阿尔弗莱德，你今天可真给我们长脸啊。”

这时，场上有人叫阿尔弗莱德回去，他赶紧跑开了，一面还不

忘对她们三人报以微笑：除了莱恩夫人之外，还有像她母亲一样喜欢他的戴茜，以及另一个他还认识的姑娘。

队员们正在场上合计战术。莱恩夫人见状，把注意力转回到埃米莉身上。

“钱少得可怜，太少了，你是不知道，”莱恩夫人说，“都是下人干的活儿，累死累活，没日没夜，吃得还不好。”另外一条反对的理由她不好说出口。她本来要说，实习护士的地位是最差的，差中之差，那可是女孩干的活儿中最苦最累的，而你，埃米莉·麦克维，一向过的是舒服日子，吃的用的都是好的。真要是干了那种活，你会发现太苦了，真的。

比赛再次开始。帅小伙后退到三柱门前。

“要是我能想通你这样做的理由，”莱恩夫人实话实说，“埃米莉，或者要是你能把理由说清楚，我肯定支持你。你是知道的，不是所有父亲都想让自己的女儿去上大学，你爸爸现在肯定难受死了。”

她不怎么喜欢约翰·麦克维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自以为是，她心里暗想。不过，他向来以埃米莉为荣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逢人便夸说女儿，所以现在，他肯定觉得……

“他跟我说：‘别想再踏进我的家门一步。’”埃米莉边说边把泪光闪烁的眼睛转向她忠实的顾问。“真希望她就是我妈。”她以前老爱这么说。这个没了亲妈的姑娘，摊上个刻薄的继母，心里暗暗把莱恩夫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。这会儿，莱恩夫人正无比失望地看着她。“好好想想，埃米莉，好好想想。”

可是，从下周开始，埃米莉就要出去工作了，去干那个差中之差的活儿，在伦敦格林酒馆路的皇家惠民医院。她没法再住在家里

了：那个家已经正式将她扫地出门了。

“别想再踏进我的家门一步。”莱恩夫人早就听说了。这会儿的重复之中包含了一种实施，似乎这么说的时侯，她正在将她的父亲约翰·麦克维推出去，再见吧。

“他说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。”埃米莉说到这儿，孤独无助的感觉汹涌而至，眼泪涌了出来。

“我亲爱的，”莱恩夫人搂过埃米莉，亲了亲她湿漉漉的脸颊，“你管他说什么呢。你是他女儿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，谁也改变不了。”

板球场那边再次传来掌声。帅小伙已经出局，但显然输得并不丢脸。下场走到观战者中间时，还有人朝他拍巴掌。方才他母亲还在那儿看比赛，这会儿已经走了。对此，他早已见怪不怪。

越过埃米莉的头，莱恩夫人也注意到了：那个狠心的母亲，泰勒夫人，离开了。

阿尔弗莱德走到莱恩夫人身边时，她松开了埃米莉，拥抱了他一下，算是替他母亲补偿他。

“打得真好，”她说，“打得真好，阿尔弗莱德。”

阿尔弗莱德迟疑了片刻。他看到那个他叫不上名字的姑娘正在哭泣，于是朝旁边的一把椅子走去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，”心软的莱恩夫人又抱住了埃米莉，“哦，亲爱的。哦，亲爱的。真希望我能够理解你。”

阿尔弗莱德看着场上的比赛，听到那个趴在莱恩夫人肩头的姑娘说：“反正那工作适合我。我就是知道。”阿尔弗莱德似乎觉得自己有必要回避，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。他走到大茶壶那儿，拿了几杯茶，连同一个糖碗，一块儿递给三个女人。递茶杯给戴茜的时候，

他小声问道：“她是谁呀？”戴茜说：“埃米莉。”仿佛再无需多言。“我的朋友。”她只追加了一句。

哦，她就是埃米莉，阿尔弗莱德心中暗想，确实无需赘言，他听过太多有关她的故事。可看到了埃米莉本人——一个哭得花容失色的年轻姑娘——之后，他真是不明白，戴茜怎么会那么看重她呢。

他眼睛盯着球场，正想坐下来，篱笆那边传来了一阵吵闹声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大人们已经走了，小孩子们却还在。即便从他这个位置，隔着几十码远的距离，也能看得出，那全都是些穷孩子。小姑娘们衣衫褴褛，光着脚。几个男孩盯着简易长桌上的吃食，正设法翻过篱笆。

“戴茜，你给他们拿点儿吃的过去。”莱恩夫人说，接着又补充道，“拿三明治吧。那是我带过来的。”因为站在大茶壶后面的那个女人眼看就要跟她发火了。看到这阵势，女人们也都围到简易长桌前来了。莱恩夫人朗声道：“就拿我带来的那些，别拿其他的。”

阿尔弗莱德和戴茜端着几个三明治盘子，拿了两三块松糕，走到篱笆边。孩子们拥上来一抢而空。他们真的是饿了。

赶到桌旁的女人们嘴唇紧闭，一声不吭。

“就拿我带来的那些。”莱恩夫人高声说，脸上挂着笑，心里却气得慌。她压低了嗓门：“谁稀罕她们那些宝贝蛋糕。”

“她们是吉卜赛人，”其中一个女人说，“我可不想把我好吃的松糕拿给他们吃。”

“哦，就算是吉卜赛人，时不时地也得吃点东西吧。”莱恩夫人说，气得脸色发红。

“怎么这么穷，”阿尔弗莱德说，皱了皱眉头，仿佛想让莱恩夫